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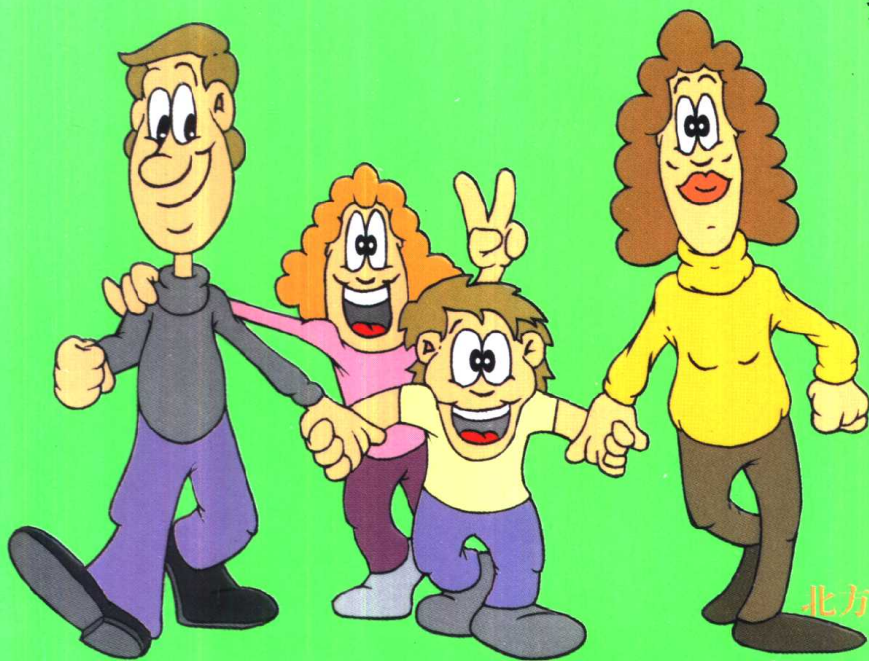
都市婚恋

离婚了



就别再来找我

费明◎著

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都 市 婚 恋

离 婚 了

——就 别 再 来 找 我——

费 明 著

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离婚了,就别再来找我/费明著. - 长春: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
2003.1

(都市婚恋三部曲)

ISBN 7-5385-2146-1

I. 离… II. 费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01103 号

离婚了,就别再来找我

出 版 社◎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地 址◎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
电 话◎0431-5640624
印 刷 厂◎北京市书林印刷装订厂
开 本◎32(850×1168 毫米)
印 张◎12
著 者◎费 明
责任编辑◎安春海
装帧设计◎三味书香

200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85-2146-1/I·420

定 价:54.00 元(全三册)



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，必须顽强地挺住，等待那一丝淡蓝的曙光，等待朝霞满天，等待一轮红日跃起。

在他看来，儿子与师慧的关系更亲近一些。如今见冬冬对自己十分亲热，显然心里想念自己已久，肺腑间一阵热浪翻腾，眼角更有些发酸。



离婚前的最后留恋。



离婚后的风景线！



第 一 章

波音 737 刚刚停稳，引擎尚在轰鸣，师红已像逃出牢笼一样快步穿过甬道。直到站在领取行李的传送台前，怦怦的心跳才略有和缓，那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渐渐消散。

这辈子再也不坐飞机了。

她恨恨地嘟哝着，弯弯的长眉拧在一起。

飞机起飞不久就遇到强烈气流，上下左右飘忽不定，颠簸不已，害得她大吐特吐，前后左右的乘客慷慨地送给她五六个清洁袋。过道那边的一个小男孩居然大声嚷嚷：

“妈妈，那个漂亮阿姨又吐了……还在吐呢……”

第一次坐飞机就出尽洋相，与其说难受，更不如说难堪。没人可埋怨，只能迁怒于飞机了。

传送台轰轰地转动起来。

师红的行李简单极了，除了一个精致的小背包，就是

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



第 一 章

一个火红色的塑钢旅行箱，与她身上所穿的羊绒长披风一个颜色。雪白的高领紧身毛衣，黑裤长靴，色彩搭配得热烈又不失大方高雅，也恰到好处地展现出舞蹈演员独有的身高腿长。翩翩走过候机大厅，其身材、气质、容貌足令许多同性艳羡不已。

许宽站在出口处的栏杆边，一眼就发现了师红这个人群中的第一亮点，他兴奋地挥着手，大声喊道：“师红，嘿！我在这儿呢！”

师红也瞧见了，白皙的面孔露出灿烂的笑容。

许宽急忙接过师红的皮箱，“怎么样？一路上还好吧？”

“好什么好？”师红故意生气地瞪圆了眼睛，“吐得我都快成人干儿了。”

“别生气，小姑奶奶。吐干净了，好让我有机会给你填个饱！”许宽晃了晃颇有“艺术家”气质的短马尾辫。

“再说了，到广州有四五年了吧？那个鬼地方有什么好？又热又潮，整天吃什么猪爪子鸡肠子，甜不甜，咸不咸的，满大街的人都眼睛发绿地盯着钱，要不就盯着女人的大腿屁股，有几个人能欣赏我们小姑奶奶的舞台艺术？”

“去你的。”师红擂了他一拳，顺势挎住他的胳膊。

别看许宽长得人高马大，若论掌握女孩子的心理，投其所好，只怕全班男生加起来也比不上他一个。师红与他是大学同班同学，入学不到三个星期，许宽就以老乡的身份从学习到生活上处处关心她，接近她。不知是什么原



因，许宽和师红相处了四年，两个人的关系始终发展不到私定终身那一层。许多人认为师红恃美而冷，恃才而傲，其实，师红心里总有一丝忧虑。每当许宽对她进行热辣辣的表白时，她总感觉许宽的话语和神态中有一种“无根”、“不实在”的东西，恰恰是这种感觉令她在脸红心跳、热潮滚滚之际突然冷静下来，进而拒绝许宽的亲热举动。用许宽的话说，四年中亲吻还不到八次。

许宽倒是毫不气馁，摆出一副“将革命进行到底”的架势，五天一束花，十天一场舞，泡酒吧，喝咖啡，游泳，爬山，摄影……愣是与师红形影不离直到毕业。许宽留在北京某文工团当编导，师红却执意南下广东，要到“改革开放的第一窗口”去展现自己的艺术天分。一去五年，处处碰壁，用她的话说：“只要我肯牺牲色相，早就红遍半个亚洲了。”所以直到现在，她仍然是个近乎无名的伴舞演员。许宽这几年可没闲着，拉关系，托门子，结交了一大批京城艺术界大腕名流、商界巨贾，摇身一变，当上了京都辉豪艺术文化有限公司的总经理，其实说穿了，是个“大托”——经纪人，专门给某个企业、地区组织晚会演出，今天“献爱心”，明天“搞庆典”，人民币实实在在赚了几十万，又买房子又买车。他十分了解师红的窘境，又哄又劝，终于让师红同意回北京来发展。

师红非常明白他的“发展”的话外音：在发展个人艺术前途之时，也发展与许宽的关系。其实，她是无法抵抗许宽一个许诺的诱惑力：为她举办一个专场独舞晚会。届

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



第 一 章

时，京城艺术界元老，媒体界名人都会出面观赏，用不了几天，师红就会“红”起来。

“师红独舞晚会”，自己梦寐以求的不就是这个吗？万众瞩目有什么不好？掌声如潮、鲜花遍地有什么不好？给人签名签到手腕酸疼有什么不好？

许宽领着一个“扎眼”的大美女洋洋得意地走过机场大厅。一路说说笑笑来到自己的座驾前。

这是一辆四轮驱动的北京吉普，外号“都京猎人”，娱乐圈子里好多年轻人都喜欢开着它到野外兜风，或半夜三更在四环路上“飙”车。这些车的共同特征是：车身色彩斑斓，布满星星线条，前后保险杠钢管雪亮，顶篷上加装了一大排强力射灯。许宽的车也是这种风格。

看着这辆车，又看看浑身上下雅痞味十足的许宽，师红撇撇嘴，故作不屑地哼了一声，又忍不住笑了。

这种惯用神态是许宽久违的，也是再熟悉不过的了。他心里一热。

待师红坐定，许宽放下手刹车，掏出打火钥匙，“你穿得不太多呀，冷吗？”

“还可以吧！”师红搓着双手，连哈热气。

“车开起来可就够你受的了，我这车可不比大奔宝马，四处漏风。要不把我这身皮先脱给你？”说着作势欲脱皮夹克。

“算了吧，冻病了你怕没人伺候！这天空，这风，真叫



一个爽。”

许宽连拧了几次钥匙，启动机嘎嘎响了几声，引擎顽固地保持沉默。

“嘿，兄弟，跟我在这儿叫劲呢？”许宽脸上流露出一丝尴尬。他掩饰地笑骂着汽车，“驮着一个大美妞，你怎么反倒松了套呢！”

师红佯作不闻，目视前方，不嗔不笑。

车子总算发动了，许宽心中一喜，连轰油门，车子猛然蹿出。不料，一辆红色跑车突然横穿前方。许宽急踩刹车，轮胎冒出一阵刺耳的尖叫和青烟。师红猝不及防，额头险些撞到挡风玻璃。

红色跑车的车主是个满脸横肉的富婆，一身貂皮，珠光宝气。她连看也不看这边一眼，脖子一梗就开了过去。

许宽刚想破口大骂，看到身边的师红，强忍了下来，“这丫的娘们，挺牛气。臭美什么？不就有俩糟钱吗？有种下来，跟我们小红比一比，臊死你！”

“别唠叨了，好好开你的车吧！”师红被逗笑了。

“得令了！”许宽来了一句京剧道白。“我说，想吃什么？”

“还没想好呢！”

“你可不能宰我这个热心苦命人哪！”许宽又要开了贫嘴，“吃海鲜，估计你吃腻了。吃川菜湘菜，又怕辣着你上火。得，咱们还是去吃羊肉吧，东来顺，怎么样？”

“好吧，便宜你了。”师红抿嘴一乐。

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

吉普车在机场路上向市区狂奔，一股股冷风从缝隙中吹进来，师红不由得裹紧羊绒披风，又掖了掖白围巾。

“对了，房子给你租好了。东直门外左家庄，一个大四合院，邻居都是一水的搞艺术的‘漂儿’，十八平米，月租一千三，正房，如何？”

“很好，谢谢！”听着他讨好似的报着流水账，师红得意地一笑。

“为了给你找这处房，我忙了六天半。一千三，您去打听打听，三环内有这个价么？找了三个哥们，磨了一上午牙，好不容易才把那个老太太摆平。屋里还有几件用得上的家具，床，书架，衣柜……”

“得了，得了，你是大好人，辛苦了，我记在心里三生不忘，改日好好犒劳你和你的狐朋狗友，还不行吗？”

“要我说，多余！我那两室一厅给你一间不就得了？我吃点亏，不收你房费，你只要负责一日三餐……”

“少来了！一日三餐，外带洗衣服、收拾屋子、买菜……你当我是革命老区来的小保姆哪？”

“洗衣服做饭，女人干这些活还不是跟玩儿似的？权当练健身舞了。”

“又露出大男子主义丑恶嘴脸了！跟你住在一起，从孔夫子到毛主席，没一个老人家能放心！”师红故作认真地调侃道。

“你干脆说我是影响北京社会治安的主要因素得了。”许宽一脸的无辜负冤。



“别逗了，先吃饭，然后把我卸到新窝去。你今天的任务就算完成了。”

“还有一件事，得告诉你。我遵您懿旨去见尊姐了，把你的新地址给了她。嘿，有意思。”他晃了晃头。

“什么有意思？”师红不解地看了他一眼。

“你姐和你姐夫呀！还有那个小冬冬！”

“他们怎么啦？”

“他们夫妻俩干起来了，吵得好像挺厉害，吓得冬冬直哭。夫妻俩一边接待我，一边忍不住你一句我一句地顶牛。你姐气得直喊要离婚。我见状不妙，撒丫子躲了。”

“真的吗？为什么事呀？”师红惊诧莫名。姐姐师慧一向文静温柔，说话都轻声细气的。姐夫李浩明个子不高，是个企业文员，好像是什么厂的宣传科副科长，写写材料、讲话稿什么的挺在行，平时也慢声细语的，属于三扁担打不出一个屁的蔫巴人。这两个人能打得沸反盈天的？而且还在外人面前？他们平时挺爱面子的呀。

“好像是你姐夫自作主张买了一台电脑。你姐说什么也不同意，还说什么下岗了，孩子学习要花钱，等等等等，全是家里的油盐酱醋。”

“什么？姐姐下岗了？”师红心中一惊，一凉。

※ ※ ※ ※

许宽向师红提供的情报有误。

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



第 一 章

下岗的是李浩明，不是师慧。

李浩明所在的那个国企大厂也曾有过辉煌的历史，如今已是连工资发放都要靠贷款了。前些日子，厂子与一家外企合并，引进新的生产线，随之而来的就是大幅裁员，老弱病残加闲职文员一概列入精简之列。

李浩明不过是被精简的二千分之一。补发的工资加上纯属象征性的买断工龄，到手不过三万元。还了几笔债，所剩无几。以后的日子怎么办？李浩明心里盘算许久，终于拿定主意：我要当个作家！

自己玩笔杆子已经十几年了，除此之外，别无所长。这些年在机关里混东混西，空闲时也看了不少的书。说句狂话，让他心服口服的作家还真不太多。别人能在文坛上混得脑满肠肥，身价百万，以自己的经验和功力，怎么着也能让老婆儿子不致冻饿吧？靠码字活着，恐怕比工资挣得还多呢！搞好了，写出一部名著，立刻名满天下，名利双收，什么作协、文联之类的组织都得上门来求你加入。出有车，食有鱼，游遍山川，激扬文字，咱也粪土当年万户侯！

主意一定，他立刻为自己买马备鞍。揣着存折去储蓄所，一个小时以后，一台价值八九千元的“电脑”就摆到了家中。没这玩意儿可不行，现在的报刊和出版社的编辑们没几个人愿意看手写稿的。你得工工整整打出来，再附上磁盘，才方便他们编辑加工，东删西砍，左改右加的。否则，等着退稿吧！



坐在电脑前噼哩啪啦打了几行字，李浩明得意地咧嘴笑了起来。企业花钱让他们参加打字培训班，搞什么办公自动化。这一手如今派上了用场。还是老人们说得有道理：学什么都不会白学。

李浩明的高兴劲儿维持不到十分钟，就被师慧劈头盖脑浇了一大盆冷水。

师慧领着儿子冬冬刚刚走进电梯间，开电梯的郎小芸就开始往她耳朵里灌新闻。郎小芸是远近闻名的“快嘴”。丰满的身体尚能看出三围来。整天闷在小电梯间里，无聊透了，见谁同谁唠。东家长、李家短，整座大楼近百户人家没有她不知道的事。好在她是个直性子，乐天派，传播“新闻”却没有什麼“制造谣言”的恶习，一副热心肠，左邻右舍谁家有事她都会到场帮忙，倒也没给谁留下坏印象。

“大姐，你们家的电脑，嘿，满大楼里得数这个！”她一翘大拇指，两眼放光。

“什么电脑？哪有的事？”在车间里忙了一天的师慧下班后还要去接冬冬，用自行车驮着他穿大街走大巷，早已累得连眼皮都不愿多抬一下。听了这话，轻叹一声，一笑而已！

“你敢情还不知道哇！”见电梯中另外几个人都看着自己，郎小芸精神头上来了，两片薄嘴唇上下翻飞。“老李大哥今儿搬回来的！嗨，大大小小五个大盒子，搬运工来了

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



第 一 章

仁!我看见了,电脑是联想的,最新型。还有什么什么打印机,好家伙,小一万块!放在整个大楼里,绝对是最先进的!十二楼刘老师家的586,根本没法儿比!”

师慧的脑子“嗡”的一声,她一下子惊醒过来,疲倦的感觉全没了。小一万块?存折上就有这么多钱,那可是预备着给冬冬考重点中学的钱,也是全家仅有的积蓄。买电脑?有什么用?摆大谱吗?这个李浩明,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不同我商量一下?是你管钱还是我管钱?

郎小芸又说了些什么,师慧根本没听清楚。电梯到了十六层,她拉着冬冬急匆匆穿过走廊,也不掏钥匙,气冲冲地用拳头撬门。

门一开,李浩明还没来得及开口,师慧就拨开他,鞋也未换,直冲到卧室。转了一圈又来到客厅,在客厅东南角的写字台前站下了,一言不发。

写字台上赫然摆着一台新款电脑,流行颜色——森林绿。

冬冬兴奋地叫了一声,抛下书包,奔到电脑前,小手还未触到键盘,就被师慧一把推开。

李浩明呆了片刻,才知道师慧为买电脑而心生恼怒。见儿子噘着嘴站在那里,急忙过来抚摸冬冬的头发,挤挤眼睛呶呶嘴,示意他“回避”。

见冬冬进了卧室,浩明堆出一副笑脸,“师慧,这就



是我今天……”

“这就是你今天干的好事!”师慧愤愤打断他的话。

浩明一惊。结婚多年了，头一次听到师慧的高声大叫。本来就显得老相的他，脸上的皱纹更深了，僵住了，兴奋的红光转瞬消失。

师慧猛然转身，“你说，买这玩意儿干啥?”

“我不是想搞写作嘛。再说，日后冬冬也用得上。”

“胡说!你!你!好哇，一万块钱，辛辛苦苦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东攒西凑，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，那，那是买电脑的钱吗?孩子上不上学?谁要是有个病有个灾的，怎么办?”师慧的面孔有些扭曲，满脸通红，两行热泪流下腮边。

李浩明慌了手脚。先斩后奏，动用了家中全部积蓄，自己做事多少有些孟浪。可是这毕竟不是坏事。这是为了未来，为了让师慧和冬冬过上更富足幸福的生活，也为了自己在以后的日子里有事可干!他的思路有些混乱，吭吭哧哧、语无伦次地解释着。

尽管师慧在盛怒之下几次打断他的话，李浩明最终还是让师慧明白了一个事实：从今天起，从李浩明40岁起，直至他进八宝山，他将只做一件事：写作，当个作家!

师慧似乎不相信自己听到的话，“什么?当作家?”自从丈夫下岗后，师慧就一直在琢磨着为他找个活干。当推销员、卖保险、看仓库，甚至想过让李浩明当个蹬“三轮车”的板爷，每个月也能挣个千八百块呀!就是从未想过让

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

他当作家!写个工作总结、领导发言什么的,他还能行,可是,写小说、写散文,他哪是这块料哇?还有几天就四十的人了,又不是科班出身,还以为自己是什么文学青年吗?十几亿人,有几个能靠写字养家糊口的?纯粹是发高烧说胡话!

想到这里,她一指电脑,不容辩驳地说:“李浩明,明天你就把这一堆东西退回去。咱家没那份闲钱,也伺候不起这种金贵玩意儿。想当作家,不过是想罢了。我看你未必有那个本事!”

说罢,她瞪了丈夫一眼,气哼哼地走进卧室,咣的一声关上了门。

浩明站在客厅中央,一股火从心底直冲脑门。

师慧的话大大刺伤了他的自尊心。在这种时候,他正需要家人的理解、支持和鼓励。不料,一向温柔、贤淑的妻子今日竟然状若疯虎,一顿唇枪舌箭带挖苦,激得他七窍生烟。

不就一万块钱吗?那也是我的血汗钱,保命钱。买电脑,买打印机,是为了更好地写作!我怎么了?我没那个本事?哼!这条路我走定了!我还真就不信这个邪!惟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!老娘们还想翻了天不成!

师慧正坐在床上生闷气,一抬头,李浩明双手叉腰站在门口,一头有些花白的头发乱蓬蓬地支愣着,瘦瘦的刀条脸上腮边肌肉直颤,眼光黑亮发冷。

“我告诉你,师慧!想让我退电脑,那不可能!想不让